





小長  
風篇

黃 點 梅 子

子，現在大概老了，不過豐韻很好。啊！你們差僕歌去定的時候，應當寫出坐唱而且必須妙雲親到，否則有堂會忙的日子，她也許撒爛污不來的。”

“噢！看不出小趙到有點蘇離常識，真是門角裏的英雄！失敬，失敬。”大衆嘻嘻哈哈打趣他。

五點鐘快到了，我寫字檯上的文件也漸漸的多起來了，我急急地算着寫着。噢，怎麼我頭沉得很，眼酸痛得很，身上微微有點發寒，小木耳朵邊夾着一支筆，匆匆地竟了過來。

“哎呀！鐵君，怎麼面紅得這樣，是發熱嗎？”隨伸手摸摸我的額角，是“啊，是有點發燙，昨天晚上太熱，五更天轉涼，一定受了寒了。啊！阿根來說，那個什麼白妙雲病了，不出來，要來只有她妹子白妙泉來，他沒有敢定實，特地回來問一聲。你看怎麼樣？”

我實在頭痛得要裂開了，“隨便罷！管她白妙雲，白妙泉；來一個也好；一個不來也好；我們的大前題是化掉一筆賬。對不起，小李，你來替我辦一辦結束，我要早點去了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你明天要出來的啊。如此盛會，無你不就。”我帶上了帽子，勉強笑着說，“明天早上看罷。”

[ 結 ]



彩聲、惟報章間黨國要人之談話、往往冠以「對記者」三字、實則一般記

者、何嘗得親黨國要人之聲容笑貌、  
談話云云、特各要人親自撰成、以送

能不合人長嘆  
合大學聯合會  
非，乃於前日  
官閣和平代表  
希望當局稍寬  
當由滬江  
滬恩、陳逸群

家庭一哭

顧目的，劉君說  
在黑龍江飄臨時  
淚俱下，泣不成聲  
者均為感動，汪  
為之愴然不安  
在諸代表前，作奏  
洵不愧為一有血

費時三足年下  
十月廿八號晚  
新排空前好戲  
本頭  
**滿清三**  
凡事凡物完全從  
使願曲諸君換一

很受歡迎。後來日久生厭，也沒有要豬丁，今年四月底，園中把幾隻鼓拉戲等完全取締，換了一班江人的清腔小班，不知那裏弄了幾個人來，坐在台上唱京戲，復有些像海遊戲場裏的羣芳會唱，但是這個人人，非但裝束土氣，面目可憎，且唱得也不成個腔調，所以越發

有辦法、乃陳濟棠服其庸庸、逕  
開槍可也、屢屢開司、初猶未敢  
、願濟棠已命憲兵司令林時  
、憲兵二十名、挾至永漢分局前、  
警署察閱槍、於是民衆乃死矣、其  
民衆大憤、不惜作搗亂行爲、任意  
及該案導火線之新世界洋貨店各  
、且拆其建築物而併焚之、是雖  
、然破壞秩序、目無紀律、

國民亦皆驟入於恐怖境界、陳濟棠此則戒嚴、晚間自七點起、斷絕一切、並立捕數人、秘密拷掠、封禁兩家、通緝記黨國人、人民遂不敢動、官場方面、尤是得意、稱爲人民樂、實則廣州治安、軍警都藉維持、繼則以武力逼佈全市、以開行爲、相去幾何哉、

汪精衛孫科鄧澤如陳濟棠等、

初庭，罪以竊盜，而陳亦反控  
主人以欠薪不發，衝突情、  
陳不得直矣，至歌場春色  
爲電檢會解脫，並令改裝  
最後一幕，主人乃改易劇  
本，讓陳到中央，重演前  
戲，

眞、劉、然陳則銜於被控之嫌、人掉首不顧而去、主人莫奈之何、不得已、別請一演員御、陳陳之服、勉強監獄一節更、而以此演員之背影、攝入片中云。